

姑娘与强盗

日格巴图 著



姑娘与强盗

照日格巴图 著

华夏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姑娘与强盗

照日格巴图 著

•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•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3.25印张 318千字
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7-80053-194-5/I·071

定价: 3.3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蒙汉人民抗击日寇的长篇小说。

日本强盗大肆掠夺牧民的羊毛皮张，以解救其工业原料的危机。呼和敖拉山的那日斯太村是敌人运输的必经之路。全村在民兵游击队长格日乐的领导下，紧紧扼住敌人运输线的咽喉，和叛徒、内奸、日本强盗展开了殊死的搏斗，没让敌人运走一张皮子，一车羊毛。作品围绕这一主线，穿插爱情线索，故事起伏跌宕，场面惊险，气势雄伟，引人入胜。刻画了格日乐、江福顺，铃木等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。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，革命英雄主义。

小说可读性强，文字明快优美，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区特色。

第一章

泡子水深，
鸭子能泳于水；
为人忠厚，
人才取信于人。

呼和敖拉山，雄伟挺拔，象是一条伸展身躯的巨大青龙，伏卧塞外高原，把高原明显地分成两片：山南，平川沃野，望不尽的禾苗庄田；山北，牧草起伏，辽阔富饶的白音塔拉草原。

美，真美，美极了。望着呼和敖拉山，谁不称赞？挺拔的青松，茂密的白桦，清澈的山泉，繁开的野花……难怪人们给它起了这个美好的名字——绿色的山。

座落在呼和敖拉山深谷丛林中的那日斯太村，洋溢着欢乐，充满着朝气。就是嘛，二虎娶媳妇刚刚三个月，今天沙木嘎额吉又要招女婿，在这战火纷飞的艰苦年月，村子里添人进口，全村人谁不高兴，就连山林中的小鸟，今天也比往日起得早。

你看，黎明刚降临到山峦，村子四周的林丛刚刚泛起霞光，各种美丽的小鸟就抖开美丽的翅膀，在林子里追逐着，欢跳着，放开圆润优美的喉咙，唱起喜歌。唱得太阳露出笑脸，把暖烘烘的光焰，撒进那日斯太的每个角落。歌声唤醒了崖畔上的山丹丹花，高兴地直起带着露珠的茎叶，迎着初升的阳光，面对喜庆的那日

斯太，怒放开艳红的花朵。那些红山药，紫山菊，蒲公英，山枣树……也嬉笑着。在习习的晨风中兴致勃勃地摇动着身躯，抖着绿叶，手舞足蹈地为沙木嘎额吉家的喜日子祝贺。就连村前的小河，今天也流得特别欢快。河面上荡起银色的笑纹，低低地唱着祝福的歌。那些欢乐的小鱼，闪着白亮的鳞光，游来荡去，追赶着河里的歌声。

栖宿在悬崖树枝的野喜鹊，也被小鸟的歌声唤醒。一群群地飞下山谷，集结在村口的树林子里，似乎象是要在村口搭成鹊桥，为沙木嘎额吉迎接女婿。

往日被战斗的枪声惊跑到高山密林里的豹子，今天也赶回来了，它们在河边喝进小河的歌声，一个个抬起头，笑眯起眼睛向村子里投来祝贺的目光。

太让人们高兴了，平时很少见到的青羊，今天也来了。高高的站在村北青云岭的悬崖上，向村子里发出愉快的咩咩声，表示它们的心意。

村子里，和小鸟一样享受晨光最早的算是那日斯太民兵游击队副队长周勇了。楞小伙子今天起得特别早，换上走亲戚才穿的那套蓝色裤褂，身背飘着红绸的驳壳枪，腰系缴获日本鬼子的武装带，高高地挺着胸脯，更显得威武强悍。他在大庙前的广场上集合起民兵游击队，面对经过战火冶炼的蒙汉族游击队员，兴冲冲地宣布：今天早晨不爬山了，也不练投弹和刺杀了，去到沙木嘎额吉家帮忙，把队长的婚礼搞得热闹些，让全村人高兴高兴。

他向山头的哨位上派了加强哨，又向几里远外派出游动哨，保卫好村子，保卫好队长婚日。剩下的队员，按昨晚开会的分工，催促大家赶快去办。周勇布置完，解散队伍，迈开大步向沙木嘎额吉家走来。

沙木嘎家在庙后，大门口贴上了一对红双喜。门前的玛呢杆上，新换了象征吉祥的蒙藏文经幡，经幡下，还拴了红黄两色的

长绸子，随着山风飘扬着，像是一道划破蓝天的彩虹。

院子里打扫得十分洁净。上房新糊的窗户纸上，贴着红艳艳的窗花。沙木嘎大婶那只心爱的花翎公鸡，站在石块垒起的矮墙头，迎着东山透过的霞光，拍打着翅膀，伸长脖子，憋红了脸，使出全身的力气啼叫着，用它高昂的声音向主人报告：客人来了。

周勇才不是客人呢。他才离开这个柴门院几年？他看一眼花翎公鸡，象回家一样，大步走到屋门前，刚要进门，陪伴新娘的救会主任秀英姑娘迎面拦住他，向他嗔怪地一笑，口气中带着埋怨：

“你怎么才来？”

“这还晚，你看才什么时候？”

“听着，”秀英拉一把周勇，忍住笑，指指东屋，故作严肃地说：“我是传达她的指示，让你一定要加强岗哨，做好准备，千万不能粗心大意，让敌人钻空子！”

“都安排好了。哨兵增加两个班，我去向她报告！”周勇说着拨开秀英往屋里走。

秀英伸开双手护住东屋门，急切地说：

“不能进，你不能进……”

“咋啦？”

“沙木嘎额吉说，拜天地前忌属虎的，谁叫你属虎啦！”

周勇愣了一下，随后笑着摇摇头：

“你告诉她，让她放心好了！”

“嗯！”秀英笑着点点头。

“额吉呢？”周勇问。

秀英向西屋努努嘴。

周勇转过身，轻轻地撩开西屋的麻花布门帘。头发过早灰白的沙木嘎额吉，手里拿着磨得闪亮的玛尼珠，正向佛龕里的菩萨敬香。她把点燃的三柱香，一柱柱地插进铜香炉里，凝望着菩萨，双手

合什，然后慢慢地弯下身，整个身体扑在地上，接连地磕起长头。每磕一个长头拨一个玛尼珠，嘴里轻轻地祈祷着，也许是请菩萨保佑全家平安，也许是为女儿女婿祝福，请菩萨降赐吉祥，幸福。那虔诚专注的神态，似乎她心目中只有佛，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似的。

女儿要成亲了。昨天夜里，沙木嘎额吉和女儿谈得很晚才回到自己的西屋。她倒在热炕上，尽管这几天操办女儿婚事很累，可是她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。母亲的心总是在儿女身上。她想得那么多，一会儿想到将要招进门的女婿，一会儿又想到明天的婚日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准备齐全，一会又想到女儿，甚至连女儿小时淘气的情景，和男孩子为争一把榆树钱而打架的事情都浮现在额吉的眼前，好象就在昨天。时间真快啊，昨天好象还在地上乱跑的小姑娘，如今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了，要不是鬼子来，说不定她早就当姥姥了。

直到天快亮时，沙木嘎额吉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觉。花翎公鸡把她叫醒，她赶忙爬起炕。一会儿帮忙的人就要来了，得给他们烧好奶茶，准备好果子，太阳一出山，客人就会多起来。

早晨的空气是那么甜。她看时间还早，没有惊动女儿和小孙女托娅，先把院子轻轻地打扫干净，洒上清水，这才抱回来山柴，走进临时搭上锅灶当厨房的东厢房，点着火，洗净锅，放进水，烧起奶茶。

她把水烧开，放进青砖茶，烧出茶味，又将小半桶奶子倒进锅里，用铜勺搅了搅，放进一把盐，闷住火。

西隔壁的秀英姑娘，穿着一身新衣服，从院墙的小豁子轻盈地走过来。沙木嘎额吉几天前就和她说好，女儿结婚这天，让她给当伴娘。秀英当然愿意为自己的好姐姐效劳，所以来得比谁都早。她看额吉已经烧好了奶茶，正往盘子里盛果子，忙过来帮忙，沙木嘎额吉拦住她：

“这里用不着你，去看看你姐起来没有？”

秀英转身要走，又被沙木嘎额吉叫住，悄声对秀英说：

“告诉你姐，喇嘛爷说了，巳时以前忌属虎的；不到拜天地的时候，不能叫她出屋，出屋不吉利。”

“额吉，您放心地把她交给我吧，平日我听她的指挥，今天呀，她得听我的。嘿嘿……”秀英咯咯地笑着跑向上房。

沙木嘎额吉把炸果子和亲戚们送来的奶豆腐、奶皮子等奶食品装进盘子里，回到上屋。她洗了脸，梳了头，换了件洗干净的墨绿色的镶着黄边的蒙古袍，又忙着向佛龕里的菩萨献香。

周勇不敢惊动额吉，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口。这个火暴脾气的愣小伙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可是在沙木嘎额吉面前，象只驯服的犍牛——这大概是沙木嘎额吉以母爱把这个失去父母的孤儿养大的缘故吧。

周勇一直等到沙木嘎额吉磕完头，象洗脸似的双手在脸上抹了一把，才急忙过来扶起额吉。他看到额吉的眼里含着泪花，心里一怔：

“额吉，您……”

沙木嘎额吉撩起蒙古袍的前襟，擦去泪水：“你阿爸在世的时候就说，给你姐找个合心的女婿，他的愿望，今天总算实现了。我也放下了一件心事，你阿爸要是在世，看到今天……。”

周勇扶着额吉坐在炕边，弯下身，用袖头给额吉擦去泪水，宽慰道：

“额吉，菩萨会保佑阿爸站在西天上看姐姐成亲的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……。”

小托娅拎着奶壶，抱着几个镶银边木碗，走进屋，天真地说：

“奶奶，我给您送早茶来了。”

沙木嘎额吉亲昵地拉过孙女，问道：

“姑姑起来了么？”

“早起来了，和秀英姑姑说话呢！”

托娅要给奶奶倒茶，沙木嘎额吉忙拦住，抚摸着孙女的头，告诉她：

“托娅，这是给客人烧的茶，要记住，客人没来，咱们不能先喝。”

小托娅忽闪着两只美丽的大眼，望着奶奶。

“听奶奶的话，给秀英姑姑送去。”沙木嘎额吉将奶茶壶交给小托娅，“小心别烫着脚！”

小托娅走后，又对站在身边的周勇说：

“勇士，额吉前思后想，在这年月里，你姐的婚事还是越简便越好，我看歌手啊，摔跤的啊，不请吧，你说呢？”

“额吉，这事你就不用管了，一切由我来安排。”

“我怕铃木这条老狼进山……等过个一年两年形势好了，你和秀英成亲的时候，额吉好好给你张罗张罗。”

“额吉，铃木来，有我们民兵游击队，不怕它！”周勇说服着额吉，“您想，姐夫是旗委书记、旗游击队的政委，姐姐是村长，那日斯太民兵游击队的队长，生活是艰苦，环境是恶劣，咱们不铺张，不讲排场，是要好好庆贺庆贺，热闹热闹，气气铃木这条狼。”沙木嘎额吉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，她虽说有些不同意，再没有说什么。

按自古流传下来的民族习俗，婚事的操办人是不能由女人们承担的，何况沙木嘎额吉是个寡妇。她把婚事的总管交给了周勇，但对这个愣头青，还有些不放心，嘱咐道：

“勇士，你可要事事想得周到，咱们可不能有一点失礼，让别人笑话。”

“额吉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“周副队长，桌子借来了！”院子里传来愉快的喊声。

周勇一看，果然几个分工借桌子的民兵游击队的小伙子，扛

着桌子进了院。他忙跑出屋，问道：

“借了多少？”

“全村的几乎都给拿来了，二十来张吧！”一个民兵问，“放哪儿呀？”

周勇吩咐：

“沙木嘎额吉的屋炕上放两个，其余的放到院子里，冲着大门摆上个马蹄形。”

民兵们忙摆桌子。周勇从借来的桌子中选了一个新的，放在马蹄的中央，用湿抹布擦得干干净净。小李子问：

“周队长，桌子放中间谁坐呀？”

“你懂个屁！”周勇笑道。

小李子忽然明白过来，拍下头：

“拜天地的桌子吧！”

“你怎么一下子变聪明了”，周勇冲小李子喊，“去，把屋里的斗和蜡台拿出来！”

小李子端来斗，周勇让他轻轻地放在桌子上，斗里装着五种粮食，有黄豆黑豆高粱谷子麦子，象征着五谷丰登。周勇又把两个高高的锡蜡台放在斗的前方两侧，上面插上了烫着双喜字的红蜡烛。三束整把的高香插在斗里。

二虎媳妇领着十几个年轻媳妇和姑娘们，说说笑笑地来了。银铃般清脆的笑声，象是向人们宣布她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二虎媳妇见民兵游击队已经忙开了，笑道：

“没想到起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，让你们抢了个先。”

“我们来的时候呀，你恐怕陪着二虎哥睡觉呢！”小李子朝二虎媳妇喊。

“小李子，你再贫嘴，看我撕你的嘴！”二虎媳妇扬起燕翅般的眉毛，冲着小李子喊。

“对，不能饶他！”年轻媳妇们向小李子喊，“没大没小的，将来

也找不上个好媳妇。”

“我说的实话，不信，叫二虎作证！”小李子看二虎媳妇奔他来了，忙躲在沙木嘎额吉的背后。

二虎媳妇和一群年轻妇女们，见到沙木嘎额吉忙向她请早安，向老人家贺喜。

“今天，又要劳累你们了。”沙木嘎额吉歉意地说，心中感到非常不安。

“大婶，你这可是说外话了。”二虎媳妇说。

“对，自己人用不着客气。”周勇走过来，笑着问，“就来你们几个？”

“你想要多少？”二虎媳妇燕翅般的眉毛一挑。

周勇看看几个来帮忙的媳妇姑娘，仔细一算，确实足够的了，对二虎媳妇说：

“二嫂，你们的任务没别的，把招待客人的事全担下来，倒水送茶，端盘提酒……”

二虎媳妇领着妇女们忙起来，往桌子上摆果子、奶食品，向壶里灌奶茶。这时，老厨师巴拉珠尔大叔，领几个人，抬着才杀完的几只羊走进院。周勇忙跑过去，从巴拉珠尔大叔的手中接过羊，提进厨房，放在洗干净的席子上：

“这么快就杀完啦？”

“杀几只羊能用多长时间？”扎着白围裙的巴拉珠尔大叔，将一拃长的杀羊刀在靴筒上擦了擦，插进皮套，抹抹唇上的黑胡子，眯起笑眼，“勇子，杀鬼子大叔不如你，要说杀羊，不是吹，大叔保证用不了一袋烟工夫就杀一只。”

“那么快？”向铜壶里灌奶茶的二虎媳妇，有点不相信。

“孩子你知道我怎么杀吗？”

“杀羊谁还不知道，割头呗！”二虎媳妇说。

“不，”巴拉珠尔摆摆手，笑道，“我们蒙古人杀羊可不象你们汉

族，根本不割头。”

“那怎么杀？”二虎媳妇觉得奇怪。

“把羊抓过来，四蹄朝天按在地上，前蹄别进犄角，两个膝盖压住羊的后腿，它想动也动不了。这样，在羊的胸脯上割开一道三寸长的小口子，伸进手，用手指勾断羊心脏的动脉，当时就完。”

“扒皮呢？”

“更容易。”巴拉珠尔大叔眼里闪动着光亮，“从脖子到裆，用刀尖划开皮子，趁着羊身上的热劲，几拳头就推下来，保证不沾一点毛。”

二虎媳妇看看杀的羊，果真干净，上面找不到一根羊毛，她不得不敬佩地点点头。

小李子闯进厨房，一看堆着的肥羊，高兴地喊：

“啧啧，这么多羊？”

“今天大叔给你们做全羊席！”巴拉珠尔大叔眯着眼，喜爱地望着小李子，磨着刀说，“保证一小时叫你吃上手扒肉。”

“吃手扒肉那可太好了！”小李子说着抓起一个炸果子扔进嘴里，又到锅台前看看，顺手拣个丸子，又撕下一块烧猪肉。

巴拉珠尔大叔悄悄地走到小李背后一把拧住他的耳朵：“哈哈，原来跑进个偷吃的猫！”

小李子歪着头，咧着嘴，弯下身，疼得他求饶，望着巴拉珠尔大叔说：

“我……我是来找周副队长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周勇问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拧着耳朵能说话吗？”

巴拉珠尔大叔松开手：“你要是再偷吃的，我就不给你手扒肉。”

“好厉害”，小李子揉揉拧红的耳朵，对周勇说，“副队长，绝啦！张金贵拉起一棚鼓乐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谁还逗你，就在院子里等你吩咐呢！”

周勇走出东厢房，果然张金贵和几个乐手手里拿着擦得闪亮的喇叭等他，见周勇笑着迎上来：

“周勇兄弟，今天是咱们村的喜日子，我们哥儿几个把扔了几年的老行当又拣起来了，热闹热闹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周勇十分高兴，一把抓住张金贵的胳膊，“张大哥，干得对，把喇叭吹得响响的，叫铃木这条狼好好听听，咱们那日斯太它压不倒，打不败，咱们要高高兴兴地办喜事！”

“那我们就吹起来！”

“对，”周勇回头对小李说：

“去，给张大哥搬条高桌放到大门口，好好招待！”

“是！”小李子又双脚一并，象是接受命令的战士。

张金贵喊过女儿春燕，对她说：

“忘啦，把东西给你周叔叔呀！”

春燕走上一步，把两个贴着“囍”字的纸包捧到周勇面前，扬起花朵似的小脸：

“我爸我妈前两天赶出来，周叔叔收下吧！”

“也有咱春燕的一份心意啊！”张金贵摸着女儿的头，补充说。

周勇打开纸盒，原来是二挂一百响的鞭炮，还有二捆二踢脚。他喜爱地摸摸春燕的小脸，表示谢意，冲着上屋喊：

“托娅！”

托娅跑出屋，一见春燕来了，象燕子飞过来，拉着春燕要进屋，周勇喊住她俩：

“给你们个任务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托娅问。

“把两挂鞭挂到门口，新姑爷来时放一挂，拜天地时放一挂，敢不敢放？”

“敢！”

“别忘了！”

小托娅接过鞭炮，喊着春燕，两个人手拉手跑到房后柴堆里找出两根细长的桦木杆子，拴上鞭，插在柴门的两侧。

大门口的鼓乐吹奏起来，欢快的锁呐声和鼓镲声，飞上翠绿的山坡，漂向村南的小河，压住小鸟的欢唱，在村子和山谷的上空回荡。

人们换上新衣服，从各家各户的石墙院走出来，脸上挂着欢笑，在街上汇合成三五成群的队伍，兴高采烈地向沙木嘎额吉家走来。

贺喜的人群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桑布领着的摔跤手。十几名由民兵游击队组成的摔跤手，穿着摔跤服，皮衣上的铜钉扣闪闪发亮，脖子上和腰间的象征吉祥的各色彩绸条，随着骄健的脚步，在飘动，显得强悍，英俊。一群孩子们，羡慕地跟在他们的身后，追逐着，欢跳着。

对面又来一伙人，走在前面的哈日夫，神气十足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紫檀色的脸被闪亮的蒙古袍映衬得闪闪发亮，精神焕发，拿枪的手如今紧握着一把马头琴。他要和歌手们一起，在婚礼的宴席上为游击队长唱出最美的歌，祝她一生幸福，永远如意。

两只队伍汇合到一起了，欢笑着，拐过墙角，跟着贺喜的人们，来到沙木嘎额吉的柴门前。

从门口到院心的天地桌前，铺上了长长的红毡。这是周勇从喇嘛庙里借来的，像是一条吉祥的红云伸向院内。

沙木嘎额吉站在红毡一旁的天地桌前，用微笑迎接人们的祝贺，向人们还礼，把那些长辈和上了年岁的人让二虎媳妇请到上房喝茶。

张金贵看到摔跤手和歌手们来了，唢呐吹得更欢，鼓镲敲得更响。桑布向张金贵笑了笑，顺着红毡的一旁，走到沙木嘎额吉

的跟前，从身后的一个摔跤手中拿过雪白的哈达，双手端平，举过头顶，弯下身，敬献到沙木嘎额吉面前。沙木嘎额吉恭恭敬敬地接过哈达，轻轻地放在天地桌子上，随后从二虎媳妇端着の木盘中取出一碗酒，双手送到桑布的面前。桑布接过酒，用食指沾上酒滴，向天空弹了三下，又向群山弹了弹，扬起脖，一饮而尽，将碗放在盘子上：

“额吉，妹妹成亲，是我们那日斯太民兵游击队的喜事，请接受我们良好的祝愿！”

桑布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沙木嘎额吉道了谢，一前一后地伸双手，微微低下头作出个请的姿势，二虎媳妇领着摔跤手们喝茶去了。

哈日夫走上前，向沙木嘎额吉请安。他没有献哈达，却用他高亢的嗓音献出一首美好的诗。

在这耀眼的阳光下，
在这丛林微笑的时节，
唱几句美好的祝词吧，我们！

在这高高的呼和敖拉山中，
在这美丽的山花微笑时节，
为沙木嘎额吉庆贺吧，我们！

在这长满青松白桦的山坡上，
在这群雀欢唱的时节，
祝新郎新娘永远幸福吧，我们！

人们围着院子的桌子坐下来。二虎媳妇领着几个姑娘媳妇，给各桌端来炒菜，酒，接着又端来了手扒肉。

马头琴奏起优美的蒙古歌曲。

哈日夫兴奋的站起身，举起酒杯，首先唱起来，紧接着汇成

男女的多部合声。挤满人的院子里，一片欢乐：

西边丛山的雉鸡啊，
向着山里的大路叫吧，
美好日子里的你们，
尽情的欢宴吧！

北边丛山的青年啊，
向着初升的太阳叫吧，
早就盼望这天的你们，
杯儿交错地欢宴吧！

东边丛山的小鸟啊，
向着层层的山林叫吧，
愿新郎新娘幸福的你们，
尽情的欢宴吧。

南边丛山的麋鹿啊，
向着闪亮的小河叫吧，
愿新郎新娘快乐的你们，
开怀畅饮吧！

门口的锁呐吹起迎宾调，周勇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副村长江福顺来了，身后跟着三瓣头。江村长穿着家做的灰色八路军军服，戴着八路军的军帽，扎着腰带，背着盒子枪，打着裹腿，真象一位英俊的军人，清秀的脸上露着微笑，大大方方地走进大门。周勇对他的晚来虽说有些意见，还是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。

“好热闹啊，”江福顺笑着，望着满院子的人群。

“江副村长快请！”周勇向院里让着江福顺。

江福顺向周勇点点头，来到桌前。沙木嘎额吉忙让到主客的